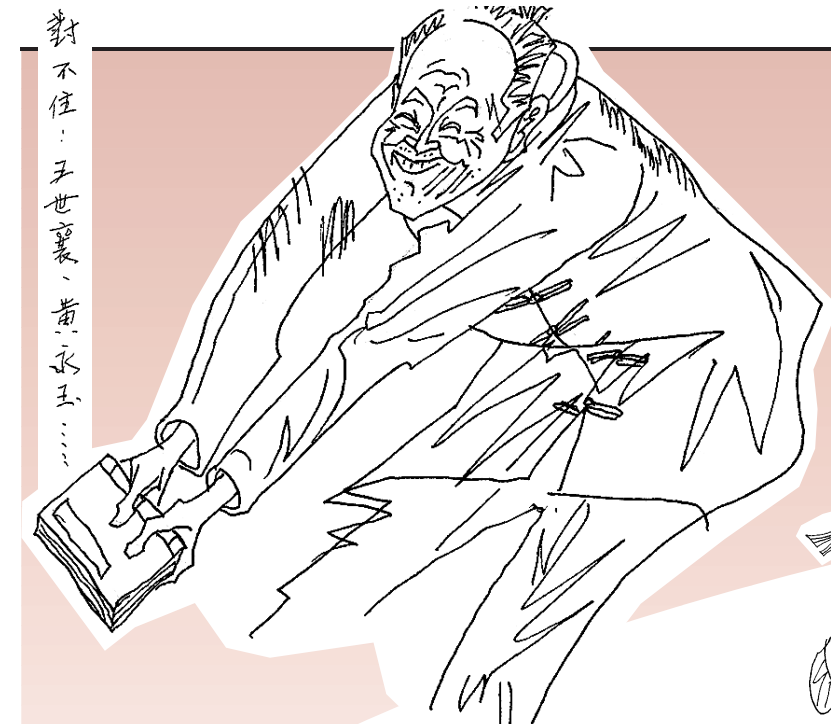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对不住：王世襄、黄永玉……

王世襄是一本又厚又老的大书，还没翻完你就老了。我根本谈不上了解他。他是座富矿，我的锄头太小了，加上时间短促，一切都来不及。

那时候大家都在同一性质的生活里行色匆匆。

我初来北京，近三十的人还那么天真烂漫。上完课没事的时候，常到《人民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、文联、中宣部、外交部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外文局、《世界文学》，去找以前的熟人：抗战八年，福建、江西、广东以及抗战胜利后的上海、香港的老熟人。那些人也高兴，不嫌我突然的到来给他们带来纷扰。

熟人说：“人家上班，你去聊天，让他对公家不好交待。”我说“有这番讲究的老熟人，我怎么会去自讨无趣？”（以后的日子，这类熟人倒是真没碰到过。）

或许好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在北京，想见我还找不到门牌啊！

起码大家都了解我是个专心刻木刻的人，使用“时间”比较专一。家庭玩意儿也多，总想着平平安安过日子。

有朝一日告别世界的时候我会说两个满意：一、我有很多好心肠的朋友。二、自己是个勤奋的人。

五十年代初，苗子、郁风原住在西观音寺栖凤楼，跟盛家伦、吴光光、戴治他们一起，好大一块上上下的地方。后来搬了，搬到跟我们住的大雅宝胡同不远的芳嘉园。张光宇先生原是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教授，住在煤渣胡同美院的教职员宿舍里，也跟着苗子郁风兄嫂一齐搬到芳嘉园去。

从此以后我常去芳嘉园拜见光宇先生。光宇先生住西厢房，北屋是一位在故宫工作的王世襄居住。这三边屋都有走廊联着，北和西的拐角又加盖了一栋带瓦的玻璃房，是王世襄买了一座古代大菩萨住不了屋，安排大菩萨在这里。这动作不是很容易学的。

张光宇先生买来本新画册，法国、英国或美国出版的，非洲人的实况记录，很大很厚印刷精美之极的名贵东西。那天我先生家，张先生特地从柜子里取出来给我看，我慎重地进洗手间洗了手，毛巾仔细擦干。画册放在桌子上，我端正了位置，屏住呼吸，一页一页地欣赏起来。

全部黑白单色，摄影家技术讲究，皮肤上的毛孔都看得见。我一辈子难以以这种方式，以一本摄影集的方式认识伟大的非洲、非洲的老百姓，非洲的希望。最后一页的心情，像是从教堂出来，忍不住站了起来致谢。

“你看人家的脑子，人家的手，人家的角度……”张先生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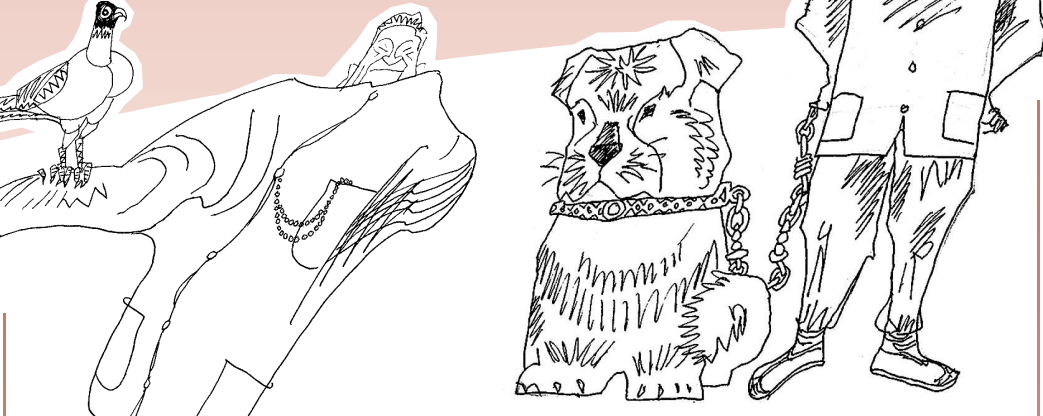
“太了不起。先生哪个书店买的？我也想去买一本。”我问。

“外文书店给我送来的。就这么一本。你犯不上再买一本。让张三李四不懂事的人随便乱翻，糟蹋啦。也贵，近两百块钱

只此一家王世襄

◆ 黄永玉 文/图

黄永玉先生的文字幽默有趣，充满画面感，笔下动物懂懂灵性，回忆故人满洒深情。岁月之河仿佛一直浇灌着他创作的灵感，他展示的文图世界始终拥有着湿润的诗意与可爱的生命力。只有对世界持有大爱，才有真正的精湛与独特。 编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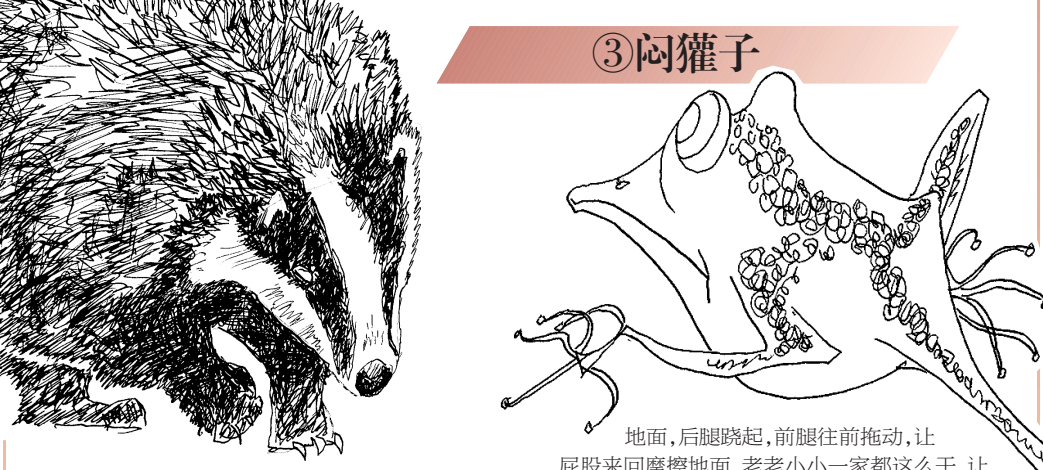
②请欣赏《髹饰录》

转来了。手里捏着本那天同样的书：“失礼之至！对不住！我王世襄，你黄永玉！请欣赏《髹饰录》，请欣赏。”

没有想到阴云闪电过后的晴天来得这么快。他就是王世襄！好家伙！从此之后我们就经常来往了。我在好多文章里都提到，我的朋友——“厮辈均介于兄叔之间，凡此均以兄呼之可矣”的一种特殊状态。他兴趣广泛，身体健硕，不少同龄老朋友不大跟得上了。身怀多般绝技的他，显得有点像杰克·伦敦笔下那只孤狼“巴克”，只好在原野作一种长长的孤嚎了。

对我，他一定听错了点什么，真以为我是个什么玩家。我其实只是个画画、刻木刻的，平日工作注意一点小结构，小特性，养些小东西而已；我是碰到什么养什么，蛇呀，蜥蜴呀，猫头鹰呀，小鹿呀！没什么体统。他不同，他研究什么就有一定的专注，一定的深度。务必梳理出根芽才松手。生活跟学问方面，既有深度也有广度，并带着一副清醒严肃人格的头脑。

他说：“你打猎。我读燕京的时候，好多洋教授也牵养狗打猎，在河上搭铁桥打野鸭，行事认真，局面单调，十分局限不好玩。我养狗，闷罐子，不打猎，不玩枪。先讲养狗。北京城不少人家都养狗。到春天天生小狗的时候，我便骑辆单车四城瞎逛。一星期逛一次。逛这么一个把月。全城每户哪家出生小狗大致都摸清了。便挑选有好小狗人家，派家



“很花时间。往往是凑巧碰见坡上的罐子洞，那就好了！乡下有人报信，某处某处有罐子洞，那就更好。于是约上七八个朋友，带上足够的网子和干辣椒闹罐子去。

罐子窝，一般说来曲曲折折起码有四五个出入口，留一个洞点火煽扇子燃辣椒之外，其余洞口都要有人把守，留神用网子罩住洞口逮住罐子。辣椒一熏就窜出来。

这类活动自己也忙，满身臭汗，累得像个孙子，还让辣椒熏得自己气都喘不过来。捕得了固然高兴，往往是空手而回。这特别练人的耐心。

罐子肉可口，罐油治烫伤，特别一提的是那张罐毯子。野物窝最讲究的是罐子窝。它们每天都要坐在

④让你玩几个三天

芳嘉园离大雅宝胡同近，他有时候拿一个明代竹根螭蛤蟆给我看，生动精彩之处是伸得很长的那只后脚！“明朝的，让你玩三天！”又一次拿来半片发黄的竹节：“玩三天！明朝的。”上头什么都没有，半点儿好玩之处都没有，看都不想看，赶紧收起来，以便三天后妥妥当当地还给他。

阿姨见了，和我开玩笑说：“你不看好，我真不小心把它劈了当柴烧。”我在隆福寺近东四那条小街地摊上买了只“腊嘴”回来，卖鸟的还奉送一粒小骨头珠子。你只要松开腊嘴颈圈，手指头把珠子往上一弹，腊嘴马上腾空而起衔回，放回你手掌心。

我叫来院子所有的孩子看我的表演。

我手捏横杆，腊嘴站在横杆上，我松开颈圈，让腊嘴看着我手指上的小圆珠子，就那我一弹，腊嘴果然腾空而起，咬住小圆珠子飞走了。

我问孩子们：“你们看见它飞到哪里去了？”孩子们齐声回答：

⑤倒霉和开心也是身外之物

以后的日子各家各人的变化都很大。苗子去东北几年，我有个时候去看看郁风。记得第一次收到苗子寄来的明信片，苗子在上面写着“大家背着包袱，登高一望，啊！好一片北国风光……”郁风捏着明信片大笑说：“你看他还有这种心情：好一片北国风光！哈哈……”这老大姐忘了自己捏着的断肠明信片，自己还笑得出……唉！她一生的宽坦，世间少有！

这时期，我没遇到过世襄兄，也没见到过盛歆大嫂。

又过了多少多少年，苗子从东北回来了。一身褴褛，我们高兴，相拥痛哭。

这日子真，我常在芳嘉园走动，给一把宜兴大茶壶做一个扭结的葡萄提梁：做一对铜锁尺，硫酸腐蚀成卐字长联，用的是昆明滇池孙亦翁的大作。我每一动作他都欣赏。这让我工作得很起劲。

人说黄裳、叶灵凤、黄苗子三位书多人，人向他们借书最难。我说不然，三位对我恰是非常大方。感谢他们长年累月的信任。借书给人是一种豪爽的鼓舞。

我开始对苗子宣讲今后的工作计划，重新刻一套精细的《水浒传》人物，

⑥一大盘油焖葱

只见他把大葱洗干净之后，甩干，只留葱白，每根葱白切成三段，好大一盆。热了锅子，下油。他穿的是唐装，左上衣荷包掏出包东西洒向锅里，不一会儿又右荷包掏出东西放进锅，浓烟香味飘起，左裤袋里看得清楚掏出的是一包红糖放进去。上衣大荷包里掏出的是小手指大小一整包虾仁干。于是急忙地倒进全部大葱，大翻炒一阵之后下料酒、酱油，歌手坐在灶门口一声不响。一下子猛然起身从灶里里抽出几根热炭，揭开锅盖，轻轻用锅铲翻动几下又盖上锅盖，这神气真像个佛门子弟做他的法事。再揭开锅盖时，锅底就那层不厚的一层在冒着泡。

他对我说：“你走吧！告诉大家别等我，我马上就上来！”

这一大盘油焖葱上桌之后，大家都



⑦黄霑猛然扑过去

有好几年我在香港住，香港大学曾聘请世襄兄来港大开讲明式家具学。我家住在香港大学上头一点，我请他来家晚饭，他来了。没想到黄霑不请自来。这伙计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香港著名的“嘴泡”。王世襄那天的打扮非常土：扎裤脚，老棉鞋，上身是对襟一串串扣的唐装。我故意不介绍，黄霑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就那么东聊西聊。黄霑告诉我：“港大最近有个关于明式家具的演讲，是请大陆的王世襄来主讲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和他熟不熟？我还真想去听听，我在英国听一个牛津教授说：‘I have never seen the real Ming style furniture!’（我从来没有见过真的明式家具）”

王世襄笑眯眯地用英语回答：“I’m here this time, is to talk about my collection: Ming style furniture.”（我这回来，就是谈我家藏的明式家具）

黄霑左手拿着王世襄，回头看着我，不知怎么回事。

我介绍：“这位是黄霑，那位是王世襄。”

黄霑猛然扑过去，跪在王世襄跟前：“阿爷阿爷，我失礼至极！罪该万死！我有眼不识泰山！请原谅！啊啊啊！今天我算荣幸见到大爷，做梦也想不到！”

大家笑成一团。

“我以为您是黄公家乡凤凰来的爷叔，不把你当回事，万万没想到我挨了一记五雷轰顶。我运气真好，这一顿饭我混定了。”

我有几年回到香港住。有次约苗子、郁风兄嫂和世襄兄到巴黎去玩玩，住在丽思酒店。世襄兄迟到，黑妮上机场去迎接，没想到他在服务台办手续的时候，双腿夹着的手提包让扒手一把抢跑了，追赶不上。里头有护照和其他他证明文件和有限的钱。这真是旅游者碰上的绝顶麻烦。幸好酒店还让人住。住定之后黑妮一次又一次地陪他上大使馆。王世襄在巴黎让扒手扒了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。王世襄被绊在巴黎回不了中国绝不是一件小事。当年大使馆并不清楚王世襄是何许人？有何重要？万一法国人知道了，来了一位重要的古家具专家，事情可能是一个麻烦，不小的麻烦。

黑妮当时年轻，气足，好不容易跟大使馆沟通清楚，给王伯伯弄来一份可靠的回身份证明。世襄兄一直很喜欢这个女儿，佩服得不得了。

王世襄兄跟朱家澐兄在下放劳动的时候，有一天经过一片油菜花地，见一株不知原因被践踏在地上，哀哀欲绝之际，还挣扎着在开花结子，说了一句：“已经倒了，还能扭着脖子开花。写下来一首诗：

“风雨摧园蔬，根出茎半死，昂首犹开花，誓结丰硕子。”

我回北京盖了万荷堂，有一次他来，见到堂里几张鸡翅木的大椅子，顺口说了一句：“刘松年！”

刘松年是南宋有学问的画家，当然不是刘松年设计过椅子；大概在刘松年的画作里，他记住的有这式椅样。

最后见世襄兄一面是在他们新搬的家里。他跟盛歆大嫂请我喝茶，欣赏盛歆大嫂精妙的剪纸艺术。

仍然是满屋拥塞着古家具，气氛和老住屋难分轩輊。一切都将过去或早已过去。我坐在桌子边写这篇回忆，心里头没感觉话语已经说透。多少老友的影子从眼前走过，走在最后的一个是我。（2021年7月15日夜）

——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

